

論宋代時期《易》學圖說與《洪範》之會通流行

陳睿宏*

(收稿日期：110 年 7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11 年 2 月 11 日)

提要

《易》與《洪範》指歸同一，化育天地，通自然之天道，明人事之治道。二者傳統上糾結著八卦的起源、陰陽五行的概念，且思想本多有相互融攝者，自漢代《洪範》五行化的高度發展，與《易》說形成諸多之契應，至宋代二者的立論制說，或推衍圖式，為彼此開啟更為具體的會通，並為時代之重要標誌；《易》學與《洪範》思想元素的會通，成為此一時代《易》學圖式化與《洪範》學的嶄新特色。本文探討宋代《易》學圖說與《洪範》之會通流行，主要從《洪範》與《易》說展示之陰陽五行觀、《洪範》學發展與《易》的必然會通、災異化取向與圖說構制之論辨、陳搏一系圖說與《洪範》之糾葛，以及蔡沈「範數」擬《易》占筮數理化之新詮等方面，以宏觀之視野，拾綴研覈，理解彼此會通流行關係，以及相關的實質內涵與學術史之意義。

關鍵詞：洪範、河圖、洛書、陳搏、洪範政鑒、範數

*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一、前言

《易》與《洪範》思想或知識系統的融攝，在宋代儒學蛻變與衍化中，凸顯其彼此具體的相互聯繫關係。宋會群以術數的視角觀之，認為其基本理論的主要來源，其一為《周易》的陰陽八卦，其二為《洪範》之九疇，其三為《河圖》與《洛書》。其中《洪範》九疇派生出五行生剋、天人感應、陰陽災異、吉凶休咎之說。¹姑且不論其述說之周延性，但可以確認的是，宋代不論在《洪範》學或《易》學的流衍，二者確實存在諸多相融的元素與內涵。²

《易》學思想的天人之道，作為宋代學術發展與思想詮釋高度重視的文本依據。同時，《尚書》乃至《洪範》之學，亦為君王乃至學者所關注之致用經典。誠如林之奇（1112-1176）《尚書全解》指出，「《易》之與《洪範》，皆是聖人所以發明道學之秘，論為治之道，所以贊天地之化育，以與天地參者，要其指歸，未嘗有異」。³《易》與《洪範》之道的指歸同一，化育天地，通自然之天道，明人事之治道。二者思想本多有相互融攝者，立論制說，或推衍圖式，為宋代以來彼此開啟會通的重要標誌；《易》學融入《洪範》之思想元素，而《洪範》的理解，也向《易》學靠攏，二者形成會通的特殊現象。

北宋前期《易》學以陳搏（872-989）一系作為核心骨幹，並由劉牧（1011-1064）、邵雍（1011-1077）、周敦頤（1017-1073）等諸家所倡，一種有別於漢《易》，或稍異於依準《易傳》義理詮說傳統，可以視為創新的《易》學詮釋，並深刻影響此後之《易》學流變。跳脫傳統象數與義理分立與原有內涵的理解格局，既關注象數的運用，特別是對陰陽五行的再造，以及對「數」的具體邏輯構建，同時配合透過圖式化的形式展示；五行與陰陽之數的運用，尋找理論的支撐，《洪範》成為其必然的設準，並順著內容上所存在的時空意義，走向具體圖式化結構。其核心意義，並非僅在機械化廣義象數之創造，尤確立宇宙觀與人事之終極關懷思想，藉由關切的《易》學元素，型塑其具有理論體系的義理內涵。

¹ 宋會群：《中國術數文化史》（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73。

² 漢代對《洪範》的關注，《洪範》五行化成為其中的主流意識，發展至宋代《河圖》與《洛書》的《易》學圖說，與《洪範》進行具體的對話，宋人《河圖》、《洛書》之說，與《洪範》學發展，形成新的會通關係，也影響此一時代《洪範》的《範》數走向。本文稱「《洪範》學」，乃作為一種學術發展傾向的學術範疇之概括泛稱，晚近學者如蔣秋華論著《宋人洪範學》、劉暢〈北宋《洪範》學興起的近因——以《洪範政鑒》為中心〉一文等，並取「《洪範》學」為名。見蔣秋華：《宋人洪範學》（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1986年），頁1-21。劉暢：〈北宋《洪範》學興起的「近因」——以《洪範政鑒》為中心〉，《天府新論》2019年第5期（2019年9月），頁42-51。

³ 宋·林之奇：《尚書全解》，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24，頁452。

宋代《易》學在特殊的經學與學術發展背景，展現出涵蓋義理、象數、圖書之說的多元面貌，沿著陳搏一系《易》說的擴展，形成宋代以降的特有思想與主張。《洪範》學發展，陰陽五行化、數值化、推筮化的特有傾向，並有其特殊的發展背景。《易》與《洪範》之學，因共同的思想元素與關懷，及可能之交會，展示出特有的論述脈絡、形式與內容，並從宋代一直延續影響至元明時期，不斷的接受、繼承與再創，賡續發明前賢之說，隆盛未歇。與《洪範》會通下的《易》學，展現多元龐富的內容與思想，張揚時代的特有屬性，形成多元融合的獨特甚或另類《易》學理解，具體反映在圖式化的認識；而《洪範》之學，也轉化成為帶有強烈《易》學性格的圖說與「範數」導向。

《易》與《洪範》會通，彼此相互融攝的傾向，明顯可大宗區分者，一系為「河洛」、「先後天」、太極化生之學的用數、五行與成卦關係之圖說，這方面從宋初之前的發展始，一直存在於《易》學流變中；一系為至南宋蔡沈（1167-1230）以「範數」為著，所構制的圖說思想。有關之會通，為《易》學史、《洪範》學史，乃至學術史上值得關注的議題，但鮮有學者進行系統性或論題式的探討。因此，本文關注宋代《易》學圖說與《洪範》的會通，從以下幾個面向進行探述：《洪範》與《易》說於陰陽五行觀之共性、《洪範》學發展盛況下與《易》之必然會通情形、五行災異與「河洛」圖說之論辨、陳搏一系創造性構說及同《洪範》的具體糾結，以及「範數」開啟《洪範》會通《易》說數理化之新詮等方面，以深入而宏觀之視野，認識《易》學圖說會通《洪範》的可能背景概況與衍化取向，確立此一會通現象之實質內涵與可能關係，以及在學術史上的意義。

二、《洪範》學傳統理解與《易》說於陰陽五行觀之共性

《洪範》可以視為傳衍文獻中，五行觀念的主要來源。陰陽與五行的融合，甚至走向一體化，早在先秦時期已形成，進入漢代面對儒家學術的高度陰陽災異化，陰陽五行的多元化運用與論述，發展至高峰，尤其在《易》學方面。思想理論的建構與確立，從傳統文獻中進行溯源，《周易》與《洪範》在詮釋歷程中，不斷的融攝交會。

（一）漢魏既成的五行序列與災異共性

漢代《易》學的卦氣與災異化取向，與《洪範》五行思想，乃至《洪範》詮釋本身的五行災異與天人感應之進路，自然進行可能的聯繫。《周易》於漢代災異化的發展下，成

為至當的傳統文獻運用之對象，而從陰陽五行的主體觀之，《周易》宇宙變化之道，與《洪範》的思想內涵，有其諸多的相容性。

《洪範》立九疇，列水、火、木、金、土的「五行」之說，其氣化自然變化特質，自然與以陰陽為本的《易》學系統所融攝，尤其提供《繫辭傳》以天地之數「五位相得而各有合」⁴之陰陽五行並會的合理依據，面對漢代那種「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的儒家陰陽化之學術環境，《易》與《洪範》已然作另類的會通；劉歆（46B.C.E.-23 C.E.）具體將二者進行聯繫，取《河圖》與《洛書》，同伏羲之畫八卦及與禹有關的《洪範》，建立相應的關係。⁵此觀點延續至宋代，尤其是陳搏一系的圖式化《易》學系統。

《洪範》的陰陽五行序列，由一至五，始於水而終於土，以五種氣化的不同質性，說明五行各自特有的運動變化性質，並各自代表不同的五味之狀。⁶孔安國（156B.C.E.-74B.C.E.）就此五行合五數之配用，稱「皆其生數」；陰陽初生之五種屬性，即天地之數一至五的生數，此數值原見於《繫辭傳》，並為漢儒所廣泛申說者。揚雄（53B.C.E.-18 C.E.）仿《易》作《太玄》，立《太玄》之數，以天下之數合五行與方位。⁷至虞翻（164-233）列「五行之位」，惟二七合木、三八合火之用，與孔安國、揚雄諸家之說稍異。⁸至唐代孔穎達（574-648）述明五行即五種氣性，同天地之數的五種陰陽氣性，分生數與成數，「於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正為《繫辭傳》所謂「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之說。⁹漢儒以天地之數合五行，宋代陳搏、劉牧一系並同，始終根柢於《洪範》的五行之法。

《洪範》對五行之理解，理性視之為宇宙自然的陰陽氣化之五種氣性，不附會於災異之說，二孔或虞翻，大抵本儒家經典本色，進行合理的申說。強化五行的氣化概念，並聯結《易傳》之生成數，自漢儒至唐代孔穎達期間，大抵僅於如此；《洪範》與《易》說之會通，一直以此形式上的存在。

⁴ 《繫辭傳》之說，轉引自轉引自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8，頁582。

⁵ 漢·班固：〈五行志〉，《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卷27上，頁1315-1316。

⁶ 參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洪範〉，《尚書注疏》，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第1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年），卷12，頁169。

⁷ 揚雄之說，引自漢·揚雄撰，宋·司馬光集注，劉韶軍點校：〈玄數〉，《太玄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8，頁195-199。

⁸ 虞翻之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轉引自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卷8，頁582-583。虞翻所異者，未明其由，恐為無意之誤，或歷傳之失所致。

⁹ 孔安國與孔穎達之釋說，以及引述《繫辭傳》之說，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尚書注疏》，卷12，頁169。

雖然孔氏亦理性的從氣化存在之概念立論，但漢代經學高度陰陽災異化取向，使對《洪範》的詮釋，普遍從陰陽災異化的視域，糾合質性相似的《易》說，體貼互訓，自然合流於災異說之傾向。典型的《洪範》詮釋論著，伏生（260B.C. E.-161B.C. E.）《洪範五行傳》、¹⁰許商（15B.C. E.後，任參事累遷少府諸職）《五行傳記》、劉向（77B.C. E.-6B.C. E.）《洪範五行傳論》等，¹¹為重要的代表。《洪範五行傳》以五行災異化立說，揭示天人相感的關係，《漢書·五行志》中並見。¹²

《漢書》記載劉向《洪範五行傳論》之主要內容，為集合歷來「符瑞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著其占驗，比類相從」，¹³透過五行推衍災異占驗之說。又，《漢書·五行志》並有諸學者的五行災異之說，與有關《洪範》之著說互為表裡。東漢馬融（79-166）、鄭玄（127-200）等家，亦有《洪範》之撰述，融合今古之說，專主於章句義理，減少五行災異之內容。

漢代災異化的經典詮釋，《洪範》與《易》共同提供陰陽五行的理論觀點，彼此會通成為必然之勢，具體反應在數值的認識上。胡渭（1633-1714）《易圖明辨》特言「天地之數，《易》與《範》共之」；然「大衍之數則唯《易》有之，《範》不得而有之也」。並否定漢代以鄭玄為主之取《洪範》與劉向父子之說，確立《河圖》存在的「認賊作父」之誤，因為劉氏《洪範》五行之數，不能視為伏羲「大衍」乃至「四營」之數。¹⁴胡渭反映一個事實，天地之數，是傳統中國人確立陰陽五行存在的代表符號，為《易》與《洪範》所共通的認識，陰陽用數，皆不外於此。漢人並將《洪範》的五行之數，直接與《易》的大衍用數進行聯結，不斷擴張詮說，《洪範》原僅取生數，至《尚書大傳》則增成數，則成數之用，正合《易》推占之用數。原始《易》之占定吉凶休咎，少涉災異之陳說，然合《洪範》之詮義，導向災異化之道塗，彼此成為理所當然的資取對象。

《洪範》與《易》說的既有共性，主要在於代表陰陽概念上的天地之數的數值應用，漢儒強化二者陰陽五行的同質並有，確立生成數之用，以及「河洛」與「大衍」的初步妥

¹⁰ 學者大抵以《洪範五行傳》為伏生所作，即《尚書大傳》中的《洪範五行傳》。亦有認為當晚於《尚書大傳》，如徐復觀認為或始於夏侯始昌。見徐復觀：《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頁96。另外，有將《洪範五行傳》與劉向《洪範五行傳論》相混，以致認為《洪範五行傳》為劉向所為。

¹¹ 《漢書·藝文志》載錄徐商《五行傳記》1篇，劉向《洪範五行傳論》11卷。見漢·班固：《藝文志》，《漢書》，卷30，頁1705。

¹² 伏生《尚書大傳》，原書已佚，清代多有輯佚者，如孫之騷、陳壽祺輯本等。本文取孫之騷所錄，並知其要。見漢·伏勝撰，清·孫之騷輯：《尚書大傳》，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

¹³ 漢·班固：《劉向傳》，《漢書》，卷36，頁1950。

¹⁴ 清·胡渭：《河圖洛書》，《易圖明辨》（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1，頁8-9。

貼之相容，此便為漢人會通《洪範》與《易》之所在；一種不變的共性，至隋唐之後亦若是。

（二）隋唐之後不變共性之擴衍

隋唐時期專述《洪範》之撰著，典籍文獻記載者，如隋安康獻公（?-?）《洪範讜義》、蕭吉（約 525-606）《五行大義》、無名氏《天文洪範日月變》、《洪範占》、《洪範五行星歷》、唐穆元休（713-741 年間獻論著）《洪範外傳》、崔良佐（子元浩為 781 年狀元）《尚書演範》等等。¹⁵《洪範》的詮釋，走向多元化理解，訓義特重政教思想的闡述，天地之數的數值化應用，同為立論陰陽五行無可更易者；對「河洛」的辨證，也成為《尚書》學或《洪範》學必會觸及之問題，此亦與《易》說交會者。《洪範》以「占」立說，如無名氏的《洪範占》，可以視為《洪範》推占之先聲；同《易》之推占性質的創造新詮，雖至南宋蔡沈新啟「範數」之法而確立具體的邏輯化結構，但隋唐時期應已見端倪。

今存隋唐時期與《洪範》相涉之重要論著，如蕭吉的《五行大義》，氣化五行作為詮釋之核心，取天地生成數推衍陰陽之流行變化；五行「本乎陰陽」，為「造化之根源」，為「政治之本」，乃至人倫之資始、萬物之變易、百靈之感通，皆造化於此。¹⁶生數與成數配用，並推衍聯結大衍之用數，以及太極化生至八卦生成的衍數，聯繫干支數、納音數、九宮數，進行系統性之推布，尤其取《洪範》「九疇」之說，述明「陰陽和調，五行不忒」之義。又取《黃帝九宮經》之說，指明「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五居中宮，總御得失」，結合八卦之用數，則為坎一、坤二、震三、巽四、中宮五、乾六、兌七、艮八、離九，太一行於九宮，始於北方坎水的五行開端之位。¹⁷多重元素的錯綜配用，為糾合漢代以來《洪範》學與《易》學之說，為延續傳統的擴大整合。

¹⁵ 有關之記載，歷來典籍多有見錄，列舉如隋·王通：〈問易篇〉，《中說》，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96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5，頁 549。唐·魏徵等：〈經籍志〉，《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34，頁 1021。後晉·劉昫等：〈經籍志〉，《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47，頁 2044。宋·歐陽修等：〈藝文志〉，《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57，頁 1428。宋·王應麟：〈藝文〉，《玉海》，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944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62，頁 637。元·脫脫等：〈藝文志〉，《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卷 206，頁 5250-5251。清·朱彝尊：《經義考》，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678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95，頁 266。

¹⁶ 隋·蕭吉：〈五行大義序〉，《五行大義》（北京：學苑出版社，2015 年），頁 1。

¹⁷ 隋·蕭吉：〈論數〉，《五行大義》，卷 1，頁 15-48。五行又與與多元範疇進行類比聯繫，並與用數之法要相合。相關之內容，貫通於整部論著之中。

對比漢代《洪範》學或《易》說，有關之共性並未潛藏，自漢代以來，在既有不變原則的必然會通之可能下，不斷傳衍與周全之包納聯繫，並為宋人所普遍接受與繼承。

從個別元素與觀念的形成言，宋代《洪範》與《易》說會通之共性並未衰減或改變，所用者亦非宋人之新創，乃宋人積累過去蘊蓄宏富之知識與觀點，立為新的思想理論，以具體圖式的新方式展現。

宋代不論陳搏一系的《易》說，或《洪範政鑒》、蔡氏父子的「範數」之說，基本觀念仍屬過去陰陽五行合天地之數、大衍筮數、八卦布列的九宮用數等所原有的共性，並秉此原有之共性，不斷系統性的多元擴張，思想內容更加豐富化、複雜化，並提高其間思想主張因為會通可能的文獻內容之隱晦，而增加可能的紛歧，如《河圖》、《洛書》用數即是。

三、宋代《洪範》學發展盛況下與《易》之必然會通

原始《洪範》以「九疇」作為施政大法，一種相對理性思維的治道，並為當時理解自然天道，以陰陽五行運行變化的普遍或理所當然之認識，但因為其中天道自然與人事之合，可資運用的元素，以及在儒家經典中的神聖地位，又有與《易》之成書來源有關的材料，《易》並為漢代陰陽五行災異化的重要依恃聖典，則《洪範》獨立成文，甚至單一的作為五行說之闡發對象，帶起一股時代的熾熱學風。《洪範》與《易》的聯袂相繫，或許成為必然相應與不能不交會的宿命。歷經魏晉以至宋之前，大抵宗主漢說，且災異成分逐漸為更理性之自覺所挑戰與壓抑。然五代至宋初，因為政治發展的需要，儒釋道的合流與激盪，以及丹道的崛起，《洪範》學再造多元理解之盛況，並且與創新的《易》說，進行更密切的會通。

（一）政治與學術環境的導向

皮錫瑞（1850-1908）視北宋為經學變古的時代，慶曆（1041-1048）時期為變化最大的關鍵階段，其中王安石（1021-1086）《三經新義》最為典型，之後包括「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尚書》在內的諸經典並行，以立論新義為志。¹⁸錢穆（1895-1990）認為宋代學者最關注的經典，除《易》與《春秋》

¹⁸ 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臺北：藝文印書館，1996年），頁237。

外，即《洪範》及《周官》。¹⁹《洪範》在宋代經學發展中，有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

劉起鈞統計宋代《尚書》之撰述，著錄者不下兩百部，並根據宋末成申之（?-?）《四百家尚書集解》，指出宋代《尚書》著作當近於 400 種。²⁰又，王小紅詳細統計宋代之有關著作，有 430 餘種。²¹其中以《洪範》為主的有關論著，根據張兵的統計，單就《尚書》類的著作中之《洪範》詮釋文獻，大致有 70 部左右。²²《洪範》標誌為宋代經學的重要學術關懷，一方面學術文化本身的發展，另一方面君王的積極重視，形成特有的學風，《洪範》詮說走向自有文本的理解，以及與《易》在陰陽五行諸多元素的彼此接受上，以既有學術思想之可合流的歷史情懷，並在形式上大量採用圖式方式呈現。

北宋《洪範》學的風華再現，所涉五行災異、「河洛」等方面，為《尚書》學或《洪範》學，乃至宋代學術發展普遍被關注的議題。從《洪範》學發展的範疇或內容取向而言，蔣秋華認為宋儒探述《洪範》主要表現在章句訓詁、圖書象數、疑經改經，以及貫通理學等四個方面。²³張兵在蔣先生的基礎上，進一步將有關論著分為五類，包括反對漢儒五行災異說者、懷疑《洪範》而妄改經文者、守漢儒五行災異說者、《洪範》全面圖數化的「演範」一派，以及承繼漢魏以降前人字詞成說者。²⁴圖書象數化，與五行災異化，為《洪範》學特殊而主流之發展。

北宋前期君王的好尚，為《洪範》學發展的重要成因，仁宗（1010-1063）基於經世治道的必要性，御撰《洪範政鑒》成為典型，附會災祥，沿襲歷代《五行志》的編撰體例，凸顯《洪範》學災異化導向與政治意圖。同時，《易》與《洪範》的會通、圖式化的建構，特別是「河洛」圖說的探討，甚至之後「範數」的衍生，也與此時代性意義有關。

誠如劉起鈞所言，《洪範》作為統治者的治國大法，面對危機四伏的宋代政治環境，此一大法成為尋出路的重要期待，也為宋代學者倡言「河洛」之說與構制圖說的基礎。²⁵自太祖（927-976）立國，以經書為治國之本，《洪範》成為君王與士人所重視，「發明其天人之道」，而「圖書象數」為其中一大範疇，所涉者包括「河洛」、「圖譜」與「象數」等諸圖式之說。²⁶相應宋代《易》學圖說之發展，與此《洪範》學當有密切之糾葛，彼此會通互詮，並延續影

¹⁹ 錢穆：〈朱子學提綱〉，《朱子新學案（一）》，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第 11 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4 年），頁 11-12。

²⁰ 劉起鈞：《尚書學史》（北京：中華書局，1996 年），頁 218。

²¹ 王小紅：〈宋代《尚書》學文獻及其特點〉，《圖書與情報》2007 年第 6 期（2007 年 12 月），頁 112-116。

²² 張兵：《〈洪範〉詮釋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頁 106。

²³ 蔣秋華：《宋人洪範學》，頁 16。

²⁴ 張兵：《〈洪範〉詮釋研究》，頁 106-108。

²⁵ 劉起鈞：《尚書學史》，頁 261-273。

²⁶ 蔣秋華：《宋人洪範學》，頁 11-16、77-170。

響至元、明時期。

（二）仁宗推衍《洪範》災異化的重要意義

蔣秋華肯定大宋新立，君王倡論文治之道，帶動《洪範》學之發展，取《洪範》所言，「皆帝王經世綱要，三德一疇，尤為牧臣要術」，則為人主者，「自當詳審精熟」；君王不避災異之說，形成「臣下引《洪範五行傳》附會災祥，屢以奏進朝廷」的不足為怪之現象。²⁷蔡根祥指出「宋代君王命侍臣講《尚書》，獻治道之文，繪《尚書》之圖以為座右者，不一而足」。繪制《尚書》圖說，已於侍講中形成風氣。《尚書》為君王所重視，不論太祖、太宗（939-997）、仁宗，乃至其後諸帝，每以《尚書》作為研習之重要典籍，尤其「仁宗最深《洪範》之學，每有變異，恐懼修省，必有其端」。《洪範》特受關注，包括英宗（1032-1067）、哲宗（1077-1100）等，皆嫻熟偏愛。²⁸劉暢認為「慶曆新政時期以災異為契機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現存《洪範》論著無不表現出反思這一災異化的《洪範》學」，形成「這一時期災異化的《洪範》學以及由此影響下的經典疏釋效應與政治化實踐」，認為此為北宋《洪範》學興起的近因。²⁹《洪範》學在宋代掀起詮釋建構的高峰，也帶動思想內涵的多元化走向，尤其展現在會通《易》說、擬用占筮的操作應用。

仁宗《洪範政鑒》對《洪範》學乃至與《易》說之會通，有推波助瀾之功，取災異化行實踐治用之道。藉《洪範政鑒》「以示輔臣」，³⁰為仁宗「順陰陽之權」的「自勵」之作。雖然《四庫》館臣貶評「所言無裨於實政」，僅「附存其目」，³¹但回到當時的歷史與學術之脈絡，仁宗本心在求治道之通泰，因「休祥之臻，懼省不類，災異之見，敬畏厥繇，乃攷箕疇之傳，稽漢儒之說，哀類五行、六沴禍福之應」，「以示天人感召之理」。³²以歷代史籍《五行志》為基礎，輯錄歷來經史所見災異之事，附於各類災異項次之下。在五行的運用上，也取《洪範》水、火、木、金、土的生克次序，對於如《漢書》、《晉書》的木、火、

²⁷ 蔣秋華：《宋人洪範學》，頁12-14。

²⁸ 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9-38。括弧引文，蔡根祥：《宋代尚書學案》，頁29。蔡氏原本於范祖禹之說，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95，頁267。

²⁹ 劉暢：〈北宋《洪範》學興起的「近因」——以《洪範政鑒》為中心〉，頁42-51。

³⁰ 宋·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1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29，頁120。

³¹ 清·永瑤、清·紀昀等撰：〈洪範政鑒〉，《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11，頁407。館臣當依乾隆認為書中「以焦贛、京房之說，附會於武王、箕子之文，益離其宗」。以災異立論，偏離聖人大道，不宜納收。見清·永瑤、清·紀昀等撰：〈御定執中成憲〉，《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94，頁66。

³² 明·楊士奇：〈治道〉，《歷代名臣奏議》，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3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58，頁621。

土、金、水，以及《後漢書》、《宋書》、《隋書》等的木、金、火、水、土序列，則不予採用。另外，《洪範政鑒》也遵循原來《洪範》的「五行」、「五事」、「庶徵」、「五福六極」次序，確立其間於災異與人事變化存在既定的因果關係，也說明天道與人事的必然相應。

《洪範政鑒》依水、火、木、金、土五行之序列，以五行合五事、庶徵、五福六極之實，並取歷來災異之記載，強調天道與人事的必然相應，以及漢儒如董仲舒（179 B.C.E. - 104 B.C.E.）、京房（77 B.C.E. - 37 B.C.E.）等諸家之言。如水行言北方「終藏萬物」之位，於人道則「終而形藏，精神放越」者，於宗廟「以安魂氣」，「王者必郊祀天地，禱祈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行水性之政，以「富」為福，並取京房書顯事誅罰之事，以及董仲舒與劉向云隱公元年「交兵結讎」，災水之禍，伏尸流血之應。³³整部論著皆以災異立說，藉以鑒戒君政。

《洪範政鑒》的形成，反應出「《洪範》篇作為箕子向武王勝殷之後，陳述如何治理的『大法』，正好為北宋從『攘外』轉向『安內』的政治路線提供經典依據」。³⁴君王與士大人共治天下之政風，面對災異之問題，成為必須共同承擔的責任，上位者能夠罪己修省，下位者亦倣效之。³⁵《洪範政鑒》於此時期，產生積極的政治效應。採取以五行災異為主體，結合天地之數的數值化呈現，以及配合圖式化的運用，「必臣責象數之摯，慎消復之宜」，使能達「逆知未萌，前慮諸慝」的為政之功，³⁶在治道目的下帶動《洪範》的發展。

（三）君臣好立圖說的形式化取向

北宋君王與群臣學者，好立圖說，如太宗時期有《運歷圖》、《歷代紀年圖》、《入閣圖》與《南郊圖》。真宗（968-1022）時期有《國田圖》、《占額圖》、《五經圖》、《歷代君臣圖》、《尚書禮記圖》、《合班圖》、《尚書圖》、《入閣圖》。仁宗時期有《洛書五事圖》、《百官圖》、《雜坐圖》、《觀文鑒古圖述》、《三朝訓鑒圖》、《百官圖》、《禦寇圖》、《無逸圖》、《孝經圖》、《三十六事圖》。其他又如英宗有《洪範屏》，南宋高宗（1107-1187）有《孝經圖》，孝宗（1127-1194）與理宗（1205-1264）並有御制《敬天圖》等等。³⁷

³³ 宋·趙禎撰：《洪範政鑒》，收入《續四庫全書》第106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卷1上，頁313-314。

³⁴ 劉暢：〈北宋《洪範》學興起的「近因」——以《洪範政鑒》為中心〉，頁45。

³⁵ 有關《洪範政鑒》所展示的政治實踐與治道問題，劉暢並有詳要說明。參見劉暢：〈北宋《洪範》學興起的「近因」——以《洪範政鑒》為中心〉，頁42-51。

³⁶ 宋·趙禎撰：《洪範政鑒·序》，頁311。

³⁷ 有關之圖書撰制，參見宋·王應麟：《玉海》，卷56，頁495-503。

制圖立說，或制圖為鑒，成為宋代君王與朝臣之普遍現象。這種情形早在太宗時期已盛行，至仁宗尤其顯著，其《洛書五事圖》，正與《洪範》相契之制圖。根據李清馥（1703-?）所記，仁宗每將《洪範政鑒》與《敬天圖》列置案牘右上。³⁸《敬天圖》之圖式展示，同於《洪範政鑒》或《洛書五事圖》的應天之功，又有仿效《無逸圖》，明災異之變，作為帝王戒懼自省之用。又，理宗「親御翰墨」的《敬天圖》，立圖十二幀，「摘六經之訓，有關於省躬修行、弭災兆祥者」，³⁹與孝宗所制，取義並同。制說天道圖式，已為宋室君王之常態，且由來甚早，對比劉牧、邵雍或周敦頤諸家，與仁宗同時，或前推諸帝之用圖，則屬見晚，但丹道制圖，卻又於宋前已行，取圖為法，以昭彰天道之神聖性。

仁宗制作「河洛」圖說，與劉牧等家同時，具體上孰先孰後，已難細考；但稽察劉牧諸家之源流，則可追溯至唐末五代時期，如呂岳（798-?）、彭曉（?-955）、陳搏等丹道學者。宋室王朝新立，處儒、釋、道並進的時代，太祖對陳搏之倚重，佛道之士活躍於政治文化之中，便如王應麟（1223-1296）記載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天章閣入閣之時，「令具兩街僧道威儀，教坊作樂」，將奉御所集或御書之作，「自玉清昭應宮，安于天章閣」。⁴⁰可見僧道參與之盛況。及後繼至仁宗的災異化政鑑治道，對丹道人士的應天之需尤可想像。

以彭曉為例，思想受陳搏之影響，建立還丹修煉之法，融合《易》學元素，以數推衍元精、元氣，化用五行之氣，所謂「設法象，採至精，具鼎爐，運符火，循刻漏，行卦爻，定時辰，分節候，以盡天地之大數也」。⁴¹不斷申言「天地之大數」，回歸於天地之數的自然定數，作為陰陽五行衍化的主要基底；此天地之數，即《易傳》本有者，亦歷來《洪範》學者所申言者。其《明鏡圖訣》制圖有八，其中的《水火匡廓圖》和《三五至精圖》，則與周子《太極圖》的形成有關。當中五行之用，即《洪範》之序列。⁴²

制作圖說之風氣，君臣比肩倡制，而五行圖說發展至宋初，已從丹道學者論著中普遍可見。仁宗以圖式展現的圖說觀念，恐必非新意，尤其對應於陳搏之說，與其所處之時間，

³⁸ 清·李清馥：〈吏部石似之先生起宗〉，《閩中理學淵源考》，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32，頁427。

³⁹ 宋·程公許：〈敬天圖箴〉，《滄洲塵缶編》，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7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4，頁1052。

⁴⁰ 宋·王應麟：《玉海》，卷28，頁675。

⁴¹ 後蜀·彭曉：《周易參同契通真義》，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5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上，頁517。

⁴² 據《三洞群仙錄》載其注《陰符經》與《周易參同契》，著《金鑰匙》與《真一訣》。又據陳振孫指其著《參同契分章通真義》與《明鏡圖訣》；胡渭稱其「為圖八環，謂之《明鏡圖》」。見清·胡渭：〈周易參同契〉，《易圖明辨》，卷3，頁52。現存《參同契分章通真義》與《還丹內象金鑰匙》，思想以《參同契》為基礎，建立其還丹修煉之理論體系。

尤待慎察；然可以確定的是，「河洛」背後的觀念元素，乃至與《洪範》之相融，仁宗時應為普遍的認識，但具推波助瀾之效益。

（四）陰陽五行圖式化與數值化的展示

圖式化詮釋方式之新制，北宋前期已大量的醞釀形成。就仁宗就言，或許也可以視為圖式化建構風氣的重要帶領者。從《洪範》本身觀之，漢代劉歆以伏羲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即以《河圖》作為伏羲畫定八卦之來源，而《洛書》則為禹所效法而傳承之《洪範》「九疇」，包括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六極等治國法要。「《河圖》、《雒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裏」，⁴³確立其歷久不變的認識。此一傳統認識，仁宗必當熟知，而相關數值與「河洛」之聯繫，衍生構制具體圖說，成為時代之新理解。仁宗好制圖說，英宗贊其「披圖以監古，銘物以自戒」，⁴⁴好學深思，立著粹發，為帝王之表率；御制《洛書五事圖》一卷，以「洛書」為名，即《洛書》圖式的重要先啟者。

《洪範政鑒》對《洪範》學發展，具有關鍵性的意義，除助長《洪範》學的推布，於《洪範》與《易》說會通的學術傾向，也有其重要的指標地位。一方面陳搏一系圖說的快速發展，成為學者治《易》所關注之主流，同時《洪範》學也在政治的影響下推衍，二者並有諸多可聯繫的內容，相互激盪下，帶動著彼此合流與圖式化的風尚。

《洪範》本身的數值呈現，以及陰陽五行與數值關係的傳統認識，並在《洪範政鑒》為主的影響，乃至《易》學走向陳搏一系圖式化、數值化，與陰陽五行、漢魏諸象數說的配用，使高度用數與陰陽五行觀，成為北宋《易》學的普遍特色，而論釋《洪範》亦是如此，尤其後來蔡沈父子的「範數」，更走向極端化之構說。

四、宋代五行災異與「河洛」圖說之論辨

《洪範》與《易》相互關涉的議題，尤其於《洪範》學的發展上，每每論辨者，不外乎五行災異與「河洛」圖說的問題，成為一種學術的思潮。這種對立的不同主張，來自於政治與學術觀點的期待，乃至面對統緒的歧異，成為不同思想主張的造作動機。透過不斷

⁴³ 漢·班固：〈五行志〉，《漢書》，卷27上，頁1315-1316。

⁴⁴ 宋·王應麟：《玉海》，卷28，頁677。

接受與反思、辨證與建構，形成這個時代接受與否下，仍展示一定的向度，著力於五行災異與「河洛」圖說的思潮，也確立《洪範》與《易》相互關切的必要取向。

（一）反對五行災異與「河洛」圖說之存在

《洪範》學的發展，無法接受陰陽五行的災異配應觀點者，如蘇洵（1009-1066）《洪範圖論》、蘇轍（1039-1112）《洪範五事說》、王安石《洪範傳》、王柏（1197-1274）《書疑·洪範》、林之奇《尚書全解·洪範》、時瀾（1156-1222）增修《東萊書說·洪範》、趙善湘（1170?-1242）《洪範統一》等，大抵反對五行與災異配應關係，認為「天人不相干，雖有變異，不足畏也」，反對天之神格化災異效應。⁴⁵舉蘇洵《洪範圖論》為例，強調著「三論」以批判漢儒以降之非，「斥末而歸本，褒經而擊傳，剗磨瑕垢，以見聖祕」，導正五行災異與附會之誤，歸本於實質的治道，否定災異之末流，列說二圖直指其謬。認為天與人必有分別，「五行天，而五事人，人不可以先天」；人事之能動作，非必就天以定人事之則，故「福極之於五事」，「求之人事」。「五事」為治道實踐之基礎，雖以皇極為本，但必就「五事」彰明其道，皇極之本方得以穩固。否定五行的相克與相生關係，回歸於真正的君臣治道的準則上。對於五行與「河洛」圖說的問題，也採取批判態度，不強加述說。⁴⁶

對於陰陽五行與天地之數的配用，以及禹是否有賜《洛書》之事，具體提出否定與質疑者，如胡瑗（993-1059）《洪範口義》、廖偁（1018年進士）《洪範論》、林之奇《尚書全解》、夏僊（1178年進士）《夏氏尚書詳解·洪範》等；⁴⁷甚至連當時的部份《易》學家，如歐陽修（1007-1072）、司馬光（1019-1086）、姚小彭（1141年任安撫大使司準備差遣）、項安世（1129-1208）、袁樞（1131-1205）、林德久（?-?）、趙汝樸（1226年進士）等人，效漢儒桓譚（43B.C.E.-28 C.E.）、張衡（78-139）一般，⁴⁸堅決排拒圖讖虛妄之說，痛斥「河洛」之存在。

如項安世《周易玩辭》之主張，根本上否定《河圖》與《洛書》的存在，認為李鼎祚（758年上奏唐肅宗）《周易集解》「盡備前世諸儒之說」，絕無所謂北魏關朗（?-?）之言

⁴⁵ 見晁公武評論王安石《洪範傳》所云。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7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上，頁165。

⁴⁶ 宋·蘇洵：〈洪範論〉，《嘉祐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0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頁887-892。蘇洵《洪範圖論》，又稱《洪範論》；《宋史·藝文志》作一卷。

⁴⁷ 諸家之說，可略參張兵：《〈洪範〉詮釋研究》，頁64-65。

⁴⁸ 桓譚、張衡否定緯書與圖讖，痛疾世態流風，期待能夠回歸經學正傳，力抗當時普遍充斥的陰陽災異之妄論。

《河圖》、《洛書》者，至若以朱熹（1130-1200）為主的，倡言世傳關氏之說，乃北宋阮逸（1027年進士）偽作《洞極經》以見論者，則偽關氏之言，不足以為證。項安世引用姚小彭之言，藉其觀點申言《河圖》與《洛書》之非，非《易》之本有者；所謂「戴九履一」者，為《乾鑿度》的九宮之法，非後傳宋人所說之《河圖》，在宋代之前，歷傳之《易》家，絕無稱《河圖》者。若真有以「圖」見說，則必有如八卦之象的圖式存在，同樣的，以「書」見聞者，也必有古文字描述的呈現。⁴⁹姚氏、項氏不接受「河洛」數字化圖式早已存在的事實，但也間接認同北宋當時以劉牧為主的原始之說，為明確主張「河九洛十」的數值布列結構。

五行災異與「河洛」圖說的反對與接受，成為政治改革與經典詮釋之角力。接受「河洛」圖說者，為時代《易》學之主流，也為理解《洪範》的普遍主張；反對五行災異之說，以及批判「河洛」之學的《易》外之傳，其用心除重視實質的治道，也期待回歸經典的理性認識。

（二）接受五行災異與認同「河洛」之存在

漢代高倡《洪範》的五行災異之說，接受《洪範》與《易》同「河洛」的關係，歷經魏、晉、隋、唐而不墜，只不過「河洛」具體化的實質內容並未明朗，且以圖式化呈現也尚未成熟。至宋初《洪範》學的關注，以及《易》數與圖象的興起，藉由數值的運用，以及陳搏一系圖說的高度發展，復以「河洛」之說不斷的新制，不論《洪範》學或《易》學，彼此相互糾合，形成有機的聯繫與會通。

認同漢代以來《洪範》的陰陽五行災異性之基本認識，《洪範》學方面的典型論者，包括如仁宗《洪範政鑒》、劉義叟（1018-1060）《洪範災異論》、徐復（1041-1048年間殿召不受官）《洪範論》、晁補之（1053-1110）《洪範五行說》、晁說之（1059-1129）《洪範小傳》等等。⁵⁰王應麟《玉海》記載，劉義叟注《天官書》及著《洪範災異論》，「兼通大衍諸歷」，召試學士院，命為大理評事，以災應闡發《洪範》之義。⁵¹又如徐復好於《易》學，修《周易天人會元紀》，撰《洪範論》接受災應之說。⁵²

⁴⁹ 宋·項安世：〈河圖洛書〉，《周易玩辭》，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3，頁411。

⁵⁰ 晁補之、晁說之之作，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96，頁272。

⁵¹ 宋·王應麟：《玉海》，卷3，頁97。

⁵² 見宋·王應麟：《玉海》，卷3，頁97。並見清·郝玉麟等監修，清·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30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68，頁427。

至若《易》學家方面，陳搏一系最為典型，由劉牧、邵雍、周敦頤等人，建立各屬理論體系的《易》學觀，會通接受《洪範》之說，影響其後《易》說之發展，開顯時代特有的《易》學思想主張。如蘇軾（1037-1101）不論其《易傳》或《書傳》，皆認同《河圖》、《洛書》中，祥災之記可見。「《圖》、《書》之文，必粗有『八卦』、『九疇』之象數，以發伏羲與禹之知」，肯定《洪範》所述，以「河洛」聯繫「八卦」與「九疇」的象數之用。⁵³認為「山川之出《圖》、《書》，有時而然也」，肯定「河洛」為聖人作《易》之準則，無足怪哉。⁵⁴

又如程大昌（1123-1195）《易原》，特別關注圖說數論。有〈河圖洛書論〉二十一篇、〈論數〉十四篇，採取「河九洛十」之說。詳論《洪範》之五行布列，配應天地之數，將立數之原則與區別，分為「本數」、「用數」與「設數」三種，以天地全數乃「自然而然」者，即為「本數」，《洛書》用之；《河圖》「倚本數而致功用」者，即「一至九」之「用數」；又，取六九與七八之數為「設數」，即聖人立卦大衍推變所設之數。同時，確立用數與五行及八卦的關係，制作《河圖之圖五行生克》、《洛書圖》、《河圖五行生克之圖》、《漢志五行生克應河圖之圖》、《五行相生遇三致克之圖》等五圖，分判「河洛」於天地之數的配位，以及五行生克位序之不同，肯定「河洛」為「《易》之原」。⁵⁵從《洪範》五行與數說觀之，可以看到程說的高度會通，展現《洪範》為《易》之原理與規律的最初依據。

認同「河洛」等圖說，接受陰陽五行之變化規律，並多少涉及災異者，成為多數《易》學家的普遍取向。從宇宙自然之道，聯繫道學的天人思想，豐富此一時期所展開的義理詮釋進路，將圖說象數融入義理之中，成為主流的《易》學特色。

五、陳搏一系創造性構說及同《洪範》之具體糾結

陳搏繼承接受傳統丹道的思想理論與應用元素，承舊化新，建立一套周延的丹道系統，廣泛吸納俊傑之士，在丹道與《易》學的發展上，確立其重要的領導地位。陳搏思想溯源於丹道及與其密不可分的陰陽五行觀，來自漢代經學尤其是《易》學的主流元素，本質上

⁵³ 宋·蘇軾：《書傳》，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2，頁492；卷10，頁576。

⁵⁴ 宋·蘇軾：《易傳》，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7，頁133。

⁵⁵ 宋·程大昌：〈論數〉，《易原》，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3，頁507-538。

與《洪範》之說相契應；有關之思想，成為劉牧、邵雍、周敦頤學說主張的主要來源，並皆同有與《洪範》之會通者。

（一）圖學創說會通之開創者

丹道之說，東漢魏伯陽（151-221）《參同契》以降，好言陰陽氣化、五行配數之用，與漢代《洪範》學傳統相近。以水、火、木、金、土合天地之數，強調「三五合一」的陰陽歸一之功。至北宋如張君房編（1004-1007 年間進士）《雲笈七籤》，大抵形成基本成熟之理論體系。⁵⁶在此之前，後蜀彭曉（?-954）《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坎月離日之陰陽互含與五行合數之思想，⁵⁷來自《洪範》學傳統的陰陽五行、八卦生成觀念，與《參同契》「水火匡廓」之理論，為日後《無極圖》、《太極圖》等圖說之部份諸元，與八卦的形成，確立有序的關係；為陳搏丹道理論承傳之普遍性觀念，其「河洛」、「先天」與《無極圖》諸圖說，前本於《洪範》學與初始的丹道之說。

北宋初期之《易》學圖說，朱震（1072-1138）提出明確的源流譜系，保存珍貴的文獻資料，成為圖書《易》學之重要參考依據。朱震直指陳搏以《先天圖》傳种放（955-1015）而李挺之（980-1045）而邵雍，种放又接受陳搏《易龍圖》與先天之說，以《河圖》、《洛書》傳李溉（?-?），再傳許堅（?-1007）、范諤昌（真宗 998-1022 年在位時，官至毗陵從事），以至劉牧。陳搏之《無極圖》，至周敦頤《太極圖》立「無極而太極」之說，「無極」與「太極」的哲學議題，至朱熹以後，成為關注議題。⁵⁸毛奇齡（1623-1716）肯定其所進圖說，認為「推《易》祕旨可謂十得八九」。⁵⁹朱震輯制大量圖說，擴展與加速《易》學圖式的發展，包括同時代張行成（1166 年進《易》著）、林栗（1142 年進士）、程大昌、朱熹、蔡元定（1135-1198）、吳仁傑（1178 年進士）、王湜（1559 年進士）、蔡淵（1156-1236）、蔡沈、林至（?-?）、稅與權

⁵⁶ 宋·張君房：《雲笈七籤》，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060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卷 30，頁 334-3443。

⁵⁷ 後蜀·彭曉：《周易參同契通真義》，卷上，頁 516-525。

⁵⁸ 宋·朱震：〈表〉，《漢上易傳》，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 年），頁 3。朱震所言傳至范諤昌的問題，後學所疑者，如清代張惠言云：「按《東都事略》言陳搏以象學授种放，放授許堅，象學者，河圖、洛書也。而朱震云：放以圖書授李溉，溉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晁公武云：諤昌自謂其學出於李處約、許堅。其說互異，溉與處約，不知是一是二。諤昌又不言處約傳自誰氏，中間授受不甚分明。」引自清·胡渭：〈龍圖〉，《易圖明辨》，卷 4，頁 89-89。朱震只言范諤昌傳自許堅，而晁氏《讀書志》卻指出學自李處約與許堅。但是，至少傳自許堅是可以確定的。

⁵⁹ 清·毛奇齡：《仲氏易》，收入《大易類聚初集》第 13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3 年），卷 2，頁 623。

(?-?)、朱元昇(1211年登武進士)、胡方平(?-?)、雷思齊(1231-1303)、丁易東(?-?)、佚名之《大易象數鉤深圖》與《周易圖》等《易》家《易》著，都在前此脈絡下承繼與開展。舉林栗為例，制《河圖洛書八卦九疇大衍總會圖》，本於《洪範》學所述《河圖》、《洛書》，同八卦生成與「九疇」會合大衍之數的圖說，根本於劉牧「河九洛十」之不變主張。⁶⁰

有關《易》學圖式之承衍，陳搏的《易龍圖》、《先天圖》、《無極圖》等諸圖說之傳授，與時流衍嬗變，擴大錯綜漢《易》特別是卦氣與卦變為主的圖說、《易傳》思想相涉圖說、《太玄》、「皇極經世」、「洞極真經」及「範數」等諸擬準《易》說的圖式等等之範疇。在規模宏富的圖說中，並有與宋代《洪範》學的發展，進行密切的交會與擬準。

《易》與《洪範》最根本的相通配用觀念，即陰陽五行運數之說，陰陽動靜變化，五行布列與天地之數的繫應，乃至皇極、無極與太極的融合，又特別是自漢代以來所言之「河洛」與成卦及九數或十數的關係等；陳搏一系的圖說作具體展示，也在《洪範》學中不斷的闡述與聯繫，至蔡沈創制推占系統，為《洪範》擬《易》的衍數之會通，確立最為具象的展示。

陳搏作為圖說的先啟者，其陰陽五行之觀念，乃至伏羲制卦為先天之說者，沿用漢代以來學者詮解《洪範》與《易傳》的普遍觀點，《洪範》有其源頭之義，有關思想觀念，至陳搏整合為更全面的體系化與圖象化。

(二) 劉邵周三家之分衍

陳搏撰述圖說的一貫思想，後傳至劉牧、邵雍與周敦頤，形成各有關注的思想主張。陳搏以《易龍圖》，⁶¹傳《河圖》、《洛書》予種放，可以推為後傳劉牧之來源，其《先天圖》可以視為邵雍先天圖說的主要依據，其《無極圖》為周敦頤《太極圖》之原始面貌。本於陳搏之圖說，殊立三家之分衍支系，凸顯三家的特色，但彼此間仍有諸多內在相通一致的觀念，為陳搏思想體系下的共性。

劉牧《易數鉤隱圖》以「河洛」之說見長，為繼漢儒以來，確立《河圖》、《洛書》同《洪範》與《易》說之相互關涉，一種新的理解與總合。有源於陳搏的《易龍圖》，建立「河洛」之說的完整體系。以〈龍圖龜書論〉二文，進行詳細之考索與闡釋。⁶²同時，肯定漢儒的五行災異主張，以《洪範五行傳》所指，「凡言災異，必推五行為之宗」，似乎默

⁶⁰ 宋·林栗：《周易經傳集解》，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36，頁493-497。

⁶¹ 陳搏著有《易龍圖》一卷，其書已佚，今僅存其〈龍圖序〉序文存錄於諸著之中。

⁶² 宋·劉牧：〈龍圖龜書論〉，《易數鉤隱圖》，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下，頁156-159。

許陰陽五行災異化的合理性。「河洛」之學，標示為陳搏丹道《易》說的核心觀點，也是《洪範》與《易》彼此會通的最重要特徵，傳至劉牧而得以完整的承繼下來。劉牧確立「河九洛十」之數列，以《河圖》數列制說八卦之生成，而《洛書》五行生成數之用，也同於《洪範》「九疇」的五行用數之認識。⁶³究其原初，「河洛」之旨要合於《洪範》之基本理解，並為圖書《易》學與《洪範》學關注之重要內容。

先天之學本陳搏《先天圖》，《宋史》陳搏本傳、朱震《易》說，俱有明述。張行成云「伏羲始作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是名先天，陳希夷所傳《先天圖》是也」。⁶⁴陳搏所傳《先天圖》，同伏羲成卦序列有關。邵雍繼承陳搏之說，倡言先天之法，黃宗義（1610-1695）指出，「康節因《先天圖》而創為天根月窟，即《參同契》『乾坤門戶』、『牝牡』之論也」。⁶⁵強化〈復〉、〈姤〉二卦之重要地位。胡渭詳考其論，認為遠自陳搏《先天圖》，近受李之才《先天古易》，以太極居圖之環中，推衍八卦之生成。⁶⁶先天圖說，以伏羲太極生次的八卦形成，依準《河圖》而立，同《洪範》所言《河圖》與伏羲八卦之相繫關係；至其「皇極經世」之「皇極」概念，亦來自《洪範》「九疇」之「皇極」。又，邵雍好於構數推衍，⁶⁷亦與《洪範》學天地之數之配用相合。

周敦頤傳《太極圖》，其圖說並非首傳創新的不祧之祖，早有《古太極圖》與《無極圖》者。朱彝尊（1629-1709）《曝書亭集》考索丹道倡言《太極圖》、《無極圖》，要旨相同，《上方大洞真元妙經》提出「太極三五之說」，至「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陳搏居華山，曾以《無極圖》刊諸石為圖者」。陳搏《無極圖》歸本於魏伯陽，乃至河上公（200B.C.E.-150 B.C. E.）。⁶⁸《上方大洞真元妙經》有《太極先天之圖》，同於陳搏的《無極圖》，⁶⁹亦近於周敦頤的《太極圖》。陳搏源於《參同契》煉

⁶³ 劉牧相關圖說，見宋·劉牧：〈龍圖龜書論〉，《易數鉤隱圖》，卷下，頁154-155。

⁶⁴ 宋·張行成：〈原序〉，《元包數總義》，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頁242。有關陳搏制《先天圖》，《宋史》本傳已記，則先天之圖說，非邵雍所獨創者。

⁶⁵ 清·黃宗義：〈天根月窟〉，《易學象數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卷1，頁30-31。

⁶⁶ 清·胡渭：〈先天古易〉，《易圖明辨》，卷6，頁152。

⁶⁷ 邵雍取天地之數衍化，見宋·邵雍：〈觀物外篇上〉，《皇極經世書》，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3，頁1061-1064。

⁶⁸ 清·朱彝尊：〈太極圖授受考〉，《曝書亭集》，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31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58，頁292-293。惠棟考辨《太極圖》，並引朱氏之說為證。見清·惠棟：《易漢學》（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卷8，頁634-635。

⁶⁹ 汪顯超針對陳搏《無極圖》與《上方大洞真元妙經》中之《太極先天之圖》，進行詳細對比申論，可以提供參考。見汪顯超：〈陳搏《無極圖》徵義及其內丹原理〉，《江西社會科學》2005年第5期（2005年6月），頁9-14。有關二圖的源流關係，黃宗炎、胡渭皆有詳言。

丹之法，取道家之義，於「有」之前立「無」，以「無」為道，類似《易緯》太易之義。⁷⁰呂岳（798-?）傳陳搏之制圖，經張無夢（952-1050）、穆修（979-1032）諸家，後並有周敦頤的《太極圖》。周子五行布列的原始「三五至精」與「取坎填離」諸觀點，明確源於陳搏一系丹道之原有主張；闡明陰陽五行的流衍關係，也反映太極生次的八卦生成歷程，亦即《河圖》的伏羲先天八卦之位。⁷¹其中的五行序列與八卦生成，亦與《洪範》多有相契者，而「無極」、「太極」與《洪範》之「皇極」，並為宋人詮取義近之普遍主張。又，不論邵雍的先天之法，或周敦頤所貫通的八卦環中概念，皆採中道為基，亦與《洪範》「次五曰建用皇極」、「五，皇極，皇建其有極」⁷²的五中概念相合。

六、蔡沈創制「範數」開啟《洪範》會通《易》說數理化之新詮

《洪範》與《易》的會通，明顯反映於陳搏一系的圖說，有意或無意之中，已然有諸多相互融攝者，天地之數的陰陽變化，與五行的布列配用，以及「河洛」與八卦的生成推衍，皆可由《洪範》而發；至劉牧之「河洛」制圖，辨證「龍圖龜書」之說，進一步詳細的說明「河洛」之學與《洪範》乃至五行運用、八卦生成上的關係。⁷³自此以降，討論「河洛」用數配位與五行之聯繫，每以《洪範》作為文獻的基底。例如朱震輯制《洛書》圖式，取劉牧天地十數的五行布列闡述，即「《洪範》曰：一五行」之根據。⁷⁴《洪範》會通「河洛」之學，不斷由北宋擴張延續至南宋，並且改變原本劉牧的「河九洛十」的用數規則，開啟新的「河十洛九」之主張與論辨。自朱熹、蔡元定始，駁立新制，並藉由《洪範》之說進行輔證，至蔡沈則以《洪範》作為詮釋之主體，更體系化的構說「河十洛九」的必然性；創制《洪範》之有關圖說，基於《洛書》九數而論，⁷⁵「範數」之說，由此新成。

⁷⁰ 《易緯》建構太易、太初、太始、太素的生成體系，一種由無而有的歷程。見漢·佚名：《易緯乾鑿度》，收入《古經解彙函》（東京：京都圖書館，1998年，影印光緒戊子年武英殿聚珍版），卷上，頁481。《易緯》此文，並見於《列子》與《白虎通》，或本《列子》之說。

⁷¹ 參見《太極圖說》之衍義。宋·周敦頤：〈太極圖說〉，《周敦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卷1，頁4-5。

⁷² 《洪範》之說，見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洪範〉，《尚書注疏》，卷12，頁168、172。

⁷³ 參見宋·劉牧：《易數鉤隱圖》，卷下，頁156-159。

⁷⁴ 宋·朱震：〈卦圖〉，《漢上易傳》，卷上，頁310。

⁷⁵ 宋·蔡沈：《洪範皇極內篇》，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5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1，頁700；卷2，頁708-713。

（一）蔡沈「範數」的創新會通

蔡元定家族三代，有蔡氏「九儒」或「九賢」之美稱；⁷⁶蔡元定為朱子學的重要奠基者，被稱作「朱門領袖」、「閩學干城」，專於邵雍《皇極經世書》與有關思想、朱子學說、《尚書》尤其《洪範》之學，與《易》說方面，撰著《皇極經世太乙潛虛指要》、《洪範解》、《大衍詳說》、《易學啟蒙》（蔡氏起稿，朱熹修訂）等重要論著，深刻影響蔡沈的發術發展。蔡沈在其父囑咐下完成《書集傳》、《洪範皇極內篇》等作。⁷⁷父子二人的學術思想，紹續邵氏之學，特顯於《易》與《洪範》的會通，而蔡沈研精覃思，創發構制，立「範數」新說。

蔡元定著《洪範解》，試圖「引出一個與《周易》象學系統互補的《洪範》數學系統」，⁷⁸即折衷與會通二者的新制象數之說，並由蔡沈更為具體化的實現。蔡沈作《洪範皇極內篇》，將《洪範》之學與《易》學作更有系統的會通立論，尤其著重於數值之運用，擬準《易》筮之法，建立「範數」圖說與走向推筮運用的新視野。構制《九九圓數圖》、《九九方數圖》等諸「範數」圖說；透過「範數」推衍建立一套擬準《易》說的占筮系統，並構制《皇極八十一名數圖》、《範數之圖》諸推筮用圖，確立以《洪範》為本的占筮之法，⁷⁹開啟《洪範》與《易》會通下，「範數」同於《易》占性質的新制詮義理論。

陳搏一系以「數」言「理」的一貫風尚，蔚為宋代《易》學的詮釋特色，而以蔡沈為主的蔡氏父子，以數理為宇宙的基本法則，也為《洪範》與《易》會通之主要標幟，故朱伯崑視蔡沈為數學派代表，以數為世界本原的思想脈絡，確定「理之數」為一切事物的本原；理與數統一不離，理通過數表現自己，因理以顯數，因數以明理，進而有數而後有物。⁸⁰肯定《洪範》與《易》會通，背後傳遞重要的思想意涵。蔡沈的「範數」圖說，主要建立「河洛」之學的數論辨證法則，闡明宇宙的變化秩序，聯繫《周易》之象與《洪範》之數，展現出無處不有數的構論思維；確立數與理、數與象的關係，詳言數與陰陽五行的配用，以及如何致達因數明理、通數成聖之道。此般開創性的理論體系，並為學者所普遍關

⁷⁶ 參見高令印、陳其芳：《福建朱子學》（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87-88。

⁷⁷ 清·李清馥：《閩中理學淵源考》，卷25，頁327。

⁷⁸ 度永：《蔡元定、蔡沈父子易學思想闡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頁165。有關蔡氏家族的學術成就概況，並可參見度永所述。

⁷⁹ 蔡沈制《九九圓數圖》等十二圖，其兒子蔡抗另制《易象之圖》與《範數之圖》二圖，附於蔡沈書末。見宋·蔡沈：《洪範皇極內篇》，卷1，頁700-703；卷2，頁718；卷3，頁719-729；卷4，頁730-740；卷5，頁740-752。

⁸⁰ 朱伯崑：《易學哲學史（第二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5年），頁381-411。

注。⁸¹

（二）《易》與《洪範》以「象」與「數」分立

蔡沈既以「範數」為名，顧名思義即《洪範》長於「數」之衍用，並且對應《周易》以「象」為用之分殊，二者皆原本陰陽五行的自然之化。《洪範皇極內篇》序文開宗明義云，「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⁸²又如謝無楸（?-?）言，「《圖》出河，《書》出洛，《圖》為《易》，《書》為《範》。《易》以象，《範》以數」之定說，取蔡沈之言，強調「天地所以肇，人物所以生，萬事所以得失，皆數也」。姚鏞（1191-?）又於蔡著作〈後序〉，認為「《易》以象顯，《範》以數推，自然之理也」；「天地事物之變，古今興亡之幾，性命道德之蘊，皆不逃乎九九八十一之間。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妙乎其擬諸《易》也」。⁸³刻意區分《易》與《洪範》於「象」與「數」之別，《易》「象」專於八卦之象，《洪範》「數」則為九數推用。

蔡沈《洪範》學極端化的專主於「數」，並用以對應於《易》，所謂「《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賜神禹而數不傳」，肯定《易》經四聖之傳述，特以「象」著，而《洪範》專主於「數」，卻至禹用為治國之大法，而未能後傳；《易》僅取其「象」而未合「數」之用，不足以明自然之大道與治國之法式，至《洪範》得以大倡其義。「象」與「數」之分殊與關係，蔡氏認為「象非耦不立，數非奇不行，奇耦之分，象數之始也。是故以數為象，則奇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為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書》是也」。以陰陽奇偶

⁸¹ 蔣秋華《宋人洪範學》，從《洪範》學發展之視域，關注蔡沈為《洪範》象數說之典型代表。蔣秋華：《宋人洪範學》，頁149-163。除朱伯崑《易學哲學史》外，又如高令印與陳其芳《福建朱子學》，強調蔡沈「範數」的運用，以「數」作為基點與核心思想。高令印、陳其芳：《福建朱子學》，頁87-108。傅小凡《朱子與閩學》所述，大抵同於朱、高、陳諸家之說。傅小凡：《朱子與閩學》（長沙：嶽麓書社，2010年），頁310-340。劉蔚華與趙宗正主編《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概述蔡沈《易》象與「範數」之聯繫關係，以及其數圖與推筮之用。劉蔚華、趙宗正主編：《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949-961。度永對蔡氏父子研究較為全面，主要為其博士論文修訂之《蔡元定、蔡沈父子易學思想闡釋》一書，以及兩篇期刊論文；見度永：〈蔡元定對河圖洛書的區分——兼論蔡氏父子的範數之學〉，《周易研究》2010年第6期（2010年7月），頁43-48。又見度永：〈蔡沈易學中的辯證法思想〉，《蘭州學刊》2014年第9期（2014年11月），頁47-51。其他又如白發紅在度永的基礎上，探討蔡沈「範數學」之建構，說明其學之建立與體系、淵源流行的關係。見白發紅：《轉道成儒，由《易》而《範》——蔡元定、蔡沈易學思想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2018年），頁59-87。其他尚有諸多單篇文章，不作贅列。

⁸² 宋·蔡沈：〈原序〉，《洪範皇極內篇》，頁699。

⁸³ 二家之序文，見清·朱彝尊：《經義考》，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80冊，卷273，頁511、512。

之數，表徵氣化的不同意義，奇數反映在《洛書》方面，主於流行運動，而偶數則主顯於《河圖》的氣化定性，否定《太玄》以奇數表達「對待」關係的「以數為象」之視域，以及邵雍以偶數表達「流行」關係的「以象為數」之謬誤。⁸⁴蔡沈對邵雍取偶數「以象為數」的批判，正對邵雍《易》說的錯誤認識，又即對陳搏、劉牧之誤解，根本性便為延續朱熹「河十洛九」之說。

蔡沈提出主觀的論定，開啟「河洛」的「象」與「數」之辨，以及《太玄》圖說與「經世」圖說的相互關係；其說基本上以《洪範》作為主體，並且影響往後學者申言「象」與「數」、《河圖》與《洛書》的概念，同時關注陰陽變化的「流行」與「對待」關係，如朱元昇《三易備遺》、張理（1314-1320 年間為儒學副提舉）《易象圖說》、章潢（1527-1608）《圖書編》輯收之圖說等，皆明顯展現有關之思維觀點，藉以說明《河圖》與《洛書》的陰陽五行之變化，以及二者的具體關係及異同。

《河圖》「體圓而用方」，對應《周易》八卦系統，主於「象」，即所謂「卦者，陰陽之象」；《洛書》「體方而用圓」，對應《洪範》九疇系統，主於「數」，即「疇者，五行之數」。⁸⁵由「耦」與「奇」、「象」與「數」、「陰陽」與「五行」，確立其分殊之性；《河圖》為耦，《洛書》為奇，《河圖》為方，《洛書》為圓，《河圖》主於陰陽，《洛書》主於五行。然而，不論是《河圖》與《洛書》、《周易》與《洪範》，並不決然對立，即其根本的「象」與「數」本就不相對立，所傳遞的義理皆同，蔡沈故云「數之與象，若異用也，而本則一；若殊途也，而歸則同。不明乎數，不足以語象；不明乎象，何足以知數。二者可以相有，而不可以相無也」。⁸⁶「數」與「象」，僅其用有殊別，而其理同一，彼此體用相依，不可相無。所以，從《河圖》與《洛書》的本身觀之，體用並見，強調「陰陽、五行，固非二體；八卦、九疇，亦非二致」，實質上乃「理一用殊」，⁸⁷同於造化之一理。

蔡沈以《洪範》本《洛書》之九數，推衍建立以數為用的占筮系統，指出「數始於一，參於三，究於九，成於八十一，備於六千五百六十一。八十一者，數之小成也；六千五百六十一者，數之大成也。天地之變化，人事之始終，古今之因革，莫不於是著焉」。⁸⁸擬準於《易》的「小成」、「大成」之說，建立一套以九數為基底的衍數占驗之用的系統，說明天地自然的變化，同於人事之終始推移，可以藉衍數以明吉凶休咎，一種類似揚雄《太玄》

⁸⁴ 宋·蔡沈：〈皇極內篇中〉，《洪範皇極內篇》，卷2，頁708-709。

⁸⁵ 宋·蔡沈：〈皇極內篇中〉，《洪範皇極內篇》，卷2，頁708。

⁸⁶ 宋·蔡沈：〈原序〉，《洪範皇極內篇》，頁699-700。

⁸⁷ 宋·蔡沈：〈皇極內篇中〉，《洪範皇極內篇》，卷2，頁708。

⁸⁸ 宋·蔡沈：〈皇極內篇中〉，《洪範皇極內篇》，卷2，頁709-710。

以九為用的推衍方式，但衍數之用，又較揚雄更為繁富複雜。⁸⁹

（三）「範數」說之承衍

蔡沈的「範數」之說，將《洪範》與「河洛」之學進行緊密的結合，並視《洪範》為一套可以作為推衍吉凶的占筮系統，開啟《洪範》與《易》說具有高度會通關係的創造性詮釋，並影響之後《洪範》學與《易》學的新理解。「範數」的新制，以及《洪範》與《易》會通的圖式化發展，並在南宋以來形成一股風潮，也為元明時期《洪範》之學的重要特色。

蔡沈透過《洪範》的基本思想，結合宋代初期《易》學圖式化中的「河洛」之學，建構自然變化的運動規律，創制《範數之圖》等前列諸圖式，以數值運用的方式，闡述其天地萬物運動變化的歷程與理想秩序，期待實現義皇時期的「皇極之世」。《洪範》中第七疇「稽疑」，云「三從二逆」與「二從三逆」，⁹⁰提及卜與筮，以及卜筮與人謀之關係，蔡沈藉此推衍一套「範數」的占筮系統。蔡沈的「範數」之法，為《洪範》學乃至圖書《易》學增闢新的詮解視野，而且不斷傳衍至元明時期，為數不少的學者所熱衷，薪傳再造，承繼不墜。

影響其後《易》學家之圖說思想，如宋元時期丁易東《大衍索隱》制《洪範合大衍數五十用四十九圖》，⁹¹明代如王圻（1530-1615）《三才圖會》、韓邦奇（1479-1556）《啟蒙意見》、黃芹（1514年官海陽縣訓導）《易圖識漏》、季本（1485-1563）《易學四同別錄》、盧翰（1534年舉人）《易經中說》、來知德（1525-1604）《周易集注》、章潢《圖書編》等，皆輯說或新制有關之「範數」圖式，甚至清代如潘士權（1701-1772）《洪範注補》、趙世迥（?-）《易經告蒙》、楊方達（1724年舉人）《易學圖說會通》等，亦明顯延續以《範》準《易》之衍說。⁹²

《洪範》學擬《易》的詮解，以及圖式化的建構，元代如趙孟頫（1254-1322）《洪範圖》，明代如熊宗立（1409-1482）《洪範九疇數解》、韓邦奇《洪範圖解》、俞深（1475年進士）《洪範疇解》、李經綸（1507-1557）《洪範皇極注》、蔡悉（1536-1615）《書疇彞訓》、

⁸⁹ 本《洛書》以九數為基準，範圍天地之用，分九野、九州等諸以九為用之說，強調九數的彌綸之道。見宋·蔡沈：《洪範皇極內篇》，卷2，頁714-716。蔡沈具體建立「範數」推占之法，立《八十一數》圖說，有關內容參見宋·蔡沈：《洪範皇極內篇》，卷3-5，頁719-750。

⁹⁰ 見《尚書·洪範》。引自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洪範》，《尚書注疏》，卷12，頁174-175。

⁹¹ 宋·丁易東：《大衍索隱》，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06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1986年），卷2，頁350。

⁹² 潘士權《洪範注補》制《九九洪範圖數全圖》諸圖說。趙世迥《易經告蒙》制《五氣變通之圖》諸圖式。楊方達《易學圖說會通》亦制《皇極內篇九九圖數圖》等圖說。

錢一本（1539-1610）《範衍》、瞿九思（1543-1615）《洪範衍義》、曾俊（1520年知縣修忠義節孝祠）《洪範圖輯》、葉良佩（1523年進士）《洪範圖解》、程宗舜（1531年鄉貢）《洪範內篇釋》、黃道周（1585-1646）《洪範明義》、包萬有（1590-1657）《範數贊同》、羅喻義（1613年進士）《洪範直解》及《讀範內篇》、佚名《福極對義圖》與《圖書作範宗旨》等等，專以《易》說詮解《洪範》，有繼承於來自蔡沈的「範數」圖說，也有新建創構自屬的《易》學與《洪範》會通的推衍系統。如熊宗立《洪範九疇數解》，針對蔡沈《洪範九疇數》進行立注補述，「推闡《易》義」，「頗能自申其說」，⁹³暢明蔡氏之道學，闡發「河洛」之義，⁹⁴以八十一疇手擬準《周易》六十四卦，視《洪範》本質作為推占之系統，為延續蔡氏之說，並又有開創之後學典範。《易》與《洪範》之會通，此「範數」一脈，至清代猶未絕。

七、結論

圖象數理化，為宋代《易》學或《洪範》學發展過程，極重要的學術現象。綜上所述，總其重要意義如下：

（一）《易》與《洪範》會通，溯源於漢代《洪範》五行化，與《易》之聯結，在孔安國與劉歆諸家之說，確立伏羲準《河圖》畫《易》之八卦，以及禹據《洛書》而成《洪範》九疇；天地之數與五行合會已然形成，但對《河圖》與《洛書》的用數，並無定調。至宋代陳搏一系的圖說，因本於漢儒之主張，結合時代圖式化發展趨勢，創制「河九洛十」的具體數值圖式結構；仁宗對《洪範》災異化關注與圖式制作之風尚，並為《易》與《洪範》交會之重要契機。《洪範》與《易》之詮釋，走向高度數值化與圖式化的路線，二者更為緊密的互映，至蔡沈接受其父與朱熹「河十洛九」之說，並將《洪範》創發為具占筮功能的「範數」推占系統，開創性的理解，即對《易》學之擬準，也為明清學者所承繼，同為一貫的新譜系。同時，《易》學詮釋的本身，《易》家於圖說的認識上，引述有關「範數」圖說，也成為時代《易》學的圖式化特殊現象。

（二）《洪範》作為儒家《尚書》聖典的重要文本內容，明確記載「河洛」與八卦及「九疇」的關係，內容涉及聖人的事功，並作為推天道明人事的《易》著成卦之來由，有難以撼動的權威性意義；只有強化經典論述可能的合理性與必然性，才能鞏固二部經典的

⁹³ 清·永瑤、清·紀昀等撰：《洪範九疇數解》，《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110，頁374。

⁹⁴ 明·熊宗立：〈自序〉，《洪範九疇數解》，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57冊（濟南：齊魯書社，1997年），頁601。

地位與崇高價值。漢代陰陽五行災異化的論述，以及藉由「河洛」必然顯發之神祕性，賦予其政治與學術功能上的效益，如讖緯化的背後意義同是；《易》的來源，從其中尋得可由之依據，《易》與《洪範》二者表面上之會通，漢代已先行。宋儒後出再興，展示內容與形式之創新，二者更具體且緊密的會通，成為新時代的學術特色。

（三）漢代孔安國釋說《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明指「《河圖》，則八卦也。《洛書》，則《九疇》也」。稱言箕子依《洛書》之法，以衍《洪範》九疇。其後唐代侯果（?-?）釋說「《易》有四象，所以示也」，認為「『四象』謂上『神物』也、『變化』也、『垂象』也、『圖書』也。四者治人之洪範」。⁹⁵說明《易》之象，即天生之神物，亦是聖人所依準的《河圖》與《洛書》，其陰陽流行之變化，布現吉凶之象，聖人效用為治國之大法。這種《易》與《洪範》相攝的理解內容，顯示自漢代已存在，關注於太極化生的四象、八卦之布成。除確定八卦生成之來由，並向災異化方向靠攏。也就是說，《易》與《洪範》確立可能的相應關係，由來已久，並不始於宋代，不是宋代詮釋《洪範》的君王與同時學者之專利，亦非陳搏一系《易》學家之專利；所不同者，宋代諸家之會通，本漢儒以降的傳統認識為依據，一種接受經典的神聖性文獻來源，有系統的建立創新的思想體系或理解主張，用具體化、多元化與系統化的論述，構合二者的可能關係，也使二者詮釋的導向，有不同的嬗變，一種《易》說圖式化、《洪範》學高度數值化、災異化，與「範數」推筮化的發展特色。

（四）圖說的建構與發展，植根於特殊的學術背景，其中《洪範》學的抬頭，《洪範》中諸多思想元素，作為可以依恃與會通者；復以有關圖式思想的確立，除必須找到應合《周易》的思想底蘊，也可從《洪範》這部帶有原始性與神秘性的治國大法、陰陽五行思想中，尋找可能的傳統依據，使思想的形成，能夠與傳統結合，提高思想體系的神聖性、真確性與可靠性。因此，《易》與《洪範》形成會通，積極透顯於思想的闡發與圖式的構制。

（五）陳搏的丹道《易》說，結合早期丹道思想與原始的陰陽五行觀念，取漢代災異之說的主流元素，同《易》之體性相契，歸本於《洪範》作為神聖性的文本，建立其具有傳統性與當代性合會的丹道《易》學體系，並為劉牧、邵雍、周敦頤諸家思想理論之背後宗主，藉以理解宋代《易》與《洪範》會通，所關注的重要範疇。

（六）北宋君臣好論《洪範》與「河洛」之說，是否可以推為劉牧、邵雍、周敦頤諸家圖說形成的可能原由，仍必須謹慎以對，畢竟諸家之說，早在陳搏或更早之前已開啟，非必然以如仁宗《洪範政鑒》的君臣倡論之階段，作為確立發展的主要動力，但此股《洪

⁹⁵ 孔安國、侯果之說，見唐·李鼎祚：《周易集解》所引。轉引自清·李道平撰，潘雨廷點校：《周易集解纂疏》，卷8，頁606-607。

範》合「河洛」之風，當刺激影響陳搏後傳一系之推衍，相關之圖說，形成延續與擴大彼此的可能會通與相攝關係。

（七）《洪範政鑒》作為君臣議論災異的標準，好言災異，成為一股學術的風氣。災異化理解之《洪範》學與時代《易》說相合，同時面對理性者之檢討批評，撓動災異合宜性問題之討論。總體而言，《洪範》之學的風行，特別走向另類的災異化現象，而陰陽五行之說，自然提供再次創發之養料，此發展流風，亦導引助長《易》與《洪範》的結合。並且，災異化的取向，加上邵雍之思想，影響蔡沈以降「範數」說之新構。

（八）《洪範》與《易》說圖式化的會通，從陳搏一系諸家之圖說，發展至南宋蔡沈時期，以創新詮釋的方式，建立系統性的用數觀，採《洛書》九數作為「範數」之基礎，透過圖式建構之模式，確立數值在象數之學中的主體地位，進一步藉「數」表達天地之理。蔡沈沿著自揚雄《太玄》、邵雍「皇極經世」與先天之法，以及司馬光《潛虛》之用，以九九八十一之名稱次序，擬準類似《易》之六十四卦，構制「範數」圖說，反映宇宙自然的一切變化法則；並取占筮推衍，以明吉凶休咎。此「範數」衍用之法，標誌《洪範》會通《易》說圖式化、數值化的創新里程碑，一條特殊而新穎的發展支脈，在宋明《易》學圖說中，不斷的輯制衍述，確立時代《易》學與《洪範》學之重要關懷與特殊意義。

（九）《洪範》開啟《河圖》與《周易》「八卦」、《洛書》與《洪範》「九疇」的聯繫關係，但「河洛」的具體內容為何，漢代至隋唐時期，仍僅限於陰陽五行的基本概念之簡說，至宋代陳搏一系具體化、豐富化的展示，而蔡沈更藉由理論體系的創構，將《洪範》擬《易》的「範數」化建立，有目的的期待提升《洪範》足以同《周易》一般推布吉凶之操作性價值，成就一套另類推占實用的系統。

徵引文獻

古籍

- 漢·孔安國 KONG, AN-GUO 傳，唐·孔穎達 KONG, YING-DA 疏：《尚書注疏》*Shang Shu Zhu Shu*，收入《重刊宋本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Chong Kan Song Ben Shi San Jing Zhu Shu Fu Xiao Kan Ji* 第1冊（臺北 Taipei：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1997年）。
- 漢·伏勝 FU, SHENG 撰，清·孫之騷 SUN, ZHI-LU 輯：《尚書大傳》*Shang Shu Da Zhuan*，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68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年）。
- 漢·佚名 Anonymous：《易緯乾鑿度》*Yi Wei Qian Zao Du*，收入《古經解彙函》*Gu Jing Jie Hui Han*（東京 Tokyo：京都圖書館 Kyoto Library，1998年，影印光緒戊子年武英殿聚珍版）。
- 漢·班固 BAN, GU：《漢書》*Han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年）。
- 漢·揚雄 YANG, XIONG 撰，宋·司馬光 SIMA, GUANG 集注，劉韶軍 LIU, SHAO-JUN 點校：《太玄集注》*Tai Xuan Ji Z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8年）。
- 隋·王通 WANG, TONG：《中說》*Zhong Shuo*，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696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年）。
- 隋·蕭吉 XIAO, JI：《五行大義》*Wu Xing Da Yi*（北京 Beijing：學苑出版社 Xue Yuan Publishing House，2015年）。
- 唐·魏徵 WEI, ZHENG 等：《隋書》*Sui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年）。
- 後晉·劉昫 LIU, XU 等：《舊唐書》*Jiu Tang Shu*（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1997年）。
- 後蜀·彭曉 PENG, XIAO：《周易參同契通真義》*Zhou Yi Com Tong Qi Tong Zhen Yi*，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1058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年）。
- 宋·丁易東 DING, YI-DONG：《大衍索隱》*Da Yan Suo Yin*，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806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1983-1986年）。

- 宋·王應麟 WANG, YING-LIN:《玉海》*Yu Hai*,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94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朱震 ZHU, ZHEN:《漢上易傳》*Han Shang Yi Zhu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李燾 LI, TAO:《續資治通鑑長編》*Xu Zi Zhi Tong Jian Chang Bi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316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林栗 LIN, LI:《周易經傳集解》*Zhou Yi Jing Zhuan Ji Jie*,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林之奇 LIN, ZHI-QI:《尚書全解》*Shang Shu Quan Jie*,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5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邵雍 SHAO, YONG:《皇極經世書》*Huang Ji Jing Shi Shu*,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803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周敦頤 ZHOU, DUN-YI:《周敦頤集》*Zhou Dun Yi J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9 年)。
- 宋·晁公武 CHAO, GONG-WU:《郡齋讀書志》*Jun Zhai Du Shu Zhi*,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674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張君房 ZHANG, JUN-FANG:《雲笈七籤》*Yun Ji Qi Qi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060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張行成 ZHANG, XING-CHENG:《元包數總義》*Yuan Bao Shu Zong Yi*,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803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程大昌 CHENG, DA-CHANG:《易原》*Yi Yu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2 冊 (臺北 Taipei: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程公許 CHENG, GONG-XU:《滄洲塵缶編》*Cang Zhou Chen Fou Bi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76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項安世 XIANG, AN-SHI:《周易玩辭》*Zhou Yi Wan Jie*,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歐陽修 OUYANG, XIU 等:《新唐書》*Xin Tang Shu*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年)。
- 宋·蔡沈 CAI, CHEN:《洪範皇極內篇》*Hong Fan Huang Ji Nei Pi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805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趙禎 ZHAO, ZHEN:《洪範政鑒》*Hong Fan Zheng Jian*, 收入《續四庫全書》*Xu Si Ku Quan Shu* 第 1060 冊(上海 Shanghai: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02 年)。
- 宋·劉牧 LIU, MU:《易數鉤隱圖》*Yi Shu Gou Yin Tu*,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8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蘇洵 SU, XUN:《嘉祐集》*Jia You Ji*,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10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蘇軾 SU, SHI:《易傳》*Yi Zhu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9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宋·蘇軾 SU, SHI:《書傳》*Shu Zhuan*,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元·脫脫 TUO, TUO 等:《宋史》*Song Shi* (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7 年)。
- 明·楊士奇 YANG, SHI-CI:《歷代名臣奏議》*Li Dai Ming Chen Zou Yi*,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434 冊(臺北 Taipei: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1983-1986 年)。
- 明·熊宗立 XIONG, ZONG-LI:《洪範九疇數解》*Hong Fan Jiu Chou Shu Jie*, 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子部第 57 冊(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erss Co.,Ltd, 1997 年)。

- 清・毛奇齡 MAO, QI-LING :《仲氏易》*Zhong Shi Yi* , 收入《大易類聚初集》*Da Yi Lei Ju Chu Ji* 第 13 冊 (臺北 Taipei : 新文豐出版公司 Shin Wen Feng Print Co. , 1983 年)。
- 清・皮錫瑞 PI, XI-RUI :《經學歷史》*Jing Xue Li Shi* (臺北 Taipei : 藝文印書館 Yee Wen Publishing Company , 1996 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經義考》*Jing Yi Kao* ,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678、680 冊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1986 年)。
- 清・朱彝尊 ZHU, YI-ZUN :《曝書亭集》*Pu Shu Ting Ji* ,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1318 冊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1986 年)。
- 清・永瑤 YONG, RONG、清・紀昀 JI, YUN 等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Qin Ding Si Ku Quen Shu Zong Mu* ,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3 冊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1986 年)。
- 清・李道平 LI, DAO-PING 撰, 潘雨廷 PAN, YU-TING 點校 :《周易集解纂疏》*Zhou Yi Ji Jie Cuan Shu*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1998 年)。
- 清・李清馥 LI, QING-FU :《閩中理學淵源考》*Min Zhong Li Xue Yuen Kao* ,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460 冊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1986 年)。
- 清・胡渭 HU, WEI :《易圖明辨》*Yi Tu Ming Bian*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08 年)。
- 清・郝玉麟 HAO, YU-LIN 等監修, 清・謝道承 XIE, DAO-CHENG 等編纂 :《福建通志》*Fu Jian Tong Zhi* , 收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Ying YinWen Yuan Ge Si Ku Quan Shu* 第 530 冊 (臺北 Taipei : 臺灣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 1983-1986 年)。
- 清・黃宗羲 HUANG, ZONG-XI :《易學象數論》*Yi Xue Xiang Shu Lun*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10 年)。
- 清・惠棟 HUI, DONG :《易漢學》*Yi Han Xue* (北京 Beijing :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 2007 年)。

近人論著

- 王小紅 WANG, XIAO-HONG :〈宋代《尚書》學文獻及其特點〉“A General Review on the Documents of Shangshu in the Song Dynasty” , 《圖書與情報》*Library and Information* 2007 年第 6 期 (2007

- 年 12 月)，頁 112-116。
- 白發紅 BAI, FA-HONG：《轉道成儒，由《易》而《範》——蔡元定、蔡沈易學思想研究》*Turning Taoism into Confucianism, From Zhouyito Hongfan—Study on Cai Yuanding and Cai Chen's Yi-ology*（濟南 Jinan：山東大學儒學高等研究院碩士論文 Master Thesis,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2018 年）。
- 朱伯崑 ZHU, BO-KUN：《易學哲學史（第二卷）》*Yi Xue Zhe Xue Shi*（北京 Beijing：華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1995 年）。
- 宋會群 SONG, HUI-QUIN：《中國術數文化史》*Zhong Guo Shu Shu Wen Hua Shi*（開封 Kaifeng：河南大學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2003 年）。
- 汪顯超 JIANG, XIAN-CHAO：〈陳搏《無極圖》徵義及其內丹原理〉“Chen Tuan Wu Ji Tu Zheng Yi Ji Qi Nei Dan Yuan Li”，《江西社會科學》*Jiangxi Soxial Sciences* 2005 年第 5 期（2005 年 6 月），頁 9-14。
- 徐復觀 XU, FU-GUAN：《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Xu Fu Guan Lun Jing Xue Shi Er Zhong*（上海 Shanghai：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2005 年）。
- 高令印 GAO, LING-YIN、陳其芳 CHEN, QI-FANG：《福建朱子學》*Fu Jian Zhu Zi Xue*（福州 Fuzhou：福建人民出版社 Fuji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1986 年）。
- 庾永 TUO, YONG：〈蔡元定對河圖洛書的區分——兼論蔡氏父子的範數之學〉“Differentiation between the River Map and Luo Chart——Simultaneously on the Paradigm of CAI's Father and Son's Numerology”，《周易研究》*Studies of Zhouyi* 2010 年第 6 期（2010 年 7 月），頁 43-48。
- 庾永 TUO, YONG：〈蔡沈易學中的辯證法思想〉“Cai Chen Yi Xue Zhong Di Bian Zheng Fa Si Xiang”，《蘭州學刊》*Lanzhou Academic Journal* 2014 年第 9 期（2014 年 11 月），頁 47-51。
- 庾永 TUO, YONG：《蔡元定、蔡沈父子易學思想闡釋》*Cai Yuan Ding Cai Chen Fu Zi Yi Xue Si Xiang Chan Shi*（北京 Beijing：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2017 年）。
- 張兵 ZHANG, BING：《《洪範》詮釋研究》*Hong Fan Quan Shi Yan Jiu*（濟南 Jinan：齊魯書社 Shandong Qilu Perss Co.,Ltd，2007 年）。
- 傅小凡 FU, XIAO-FAN：《朱子與閩學》*Zhu Zi Yu Min Xue*（長沙 Changsha：嶽麓書社 Hunan Yuelu Publishing House Co., Ltd，2010 年）。
- 蔣秋華 JIANG, QIU-HUA：《宋人洪範學》*Song Ren Hong Fan Xue*（臺北 Taipei：國立臺灣大學出版委員會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1986 年）。
- 蔡根祥 CAI, GEN-XIANG：《宋代尚書學案》*Song Dai Shang Shu Xue An*（臺北 Taipei：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Huamulan Culture Press Co., Ltd.，2006 年）。

劉起鈞 LIU, QI-YU:《尚書學史》*Shang Shu Xue Shi*(北京 Beijing: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96 年)。

劉蔚華 LIU, WEI-HUA、趙宗正 ZHAO, ZONG-ZHENG 主編:《中國儒家學術思想史》*Zhong Guo Ru Jia Xue Shu Si Xiang Shi*(濟南 Jinan:山東教育出版社 Shandong Education Press, 1996 年)。

劉暢 LIU, CHANG:〈北宋《洪範》學興起的「近因」——以《洪範政鑒》為中心〉“Bei Song Hong Fan Xue Xing Qi De Jin Yin——Yi Hong Fan Zheng Jian Wei Zhong Xin”,《天府新論》*New Horizons from Tianfu* 2019 年第 5 期(2019 年 9 月),頁 42-51。

錢穆 QIAN, MU:《朱子新學案(一)》*Zhu Zi Xin Xue An(1)*,收入《錢賓四先生全集(甲編)》*Qian Bin Si Xian Sheng Quan Ji (Jia Bian)*第 11 冊(臺北 Taipei: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Linking Publishing Company, 1994 年)。

An Analysis of the Integration of Yi-Diagrams and Hongfan in the Song Dynasty

CHEN, RUI-HONG

(Received July 10, 2021 ; Accepted February 11, 2022)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Yi and *Hongfan* is highly similar and related. Both discuss the formation of the cosmos, and illustrate how rulers and subjects should behave by drawing on natural phenomena—how the universe works. Researchers studying the two schools of thought usually concentrate on the origin of Bagua (the eight trigrams), the concepts of yin and 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to formulate their theories and scheme Yi-diagrams. This way of presenting Yi through diagram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Yi and *Hongfan* has become a new characteristic and later a trademark in Song Dynasty. With the focus on the integration of Yi-diagrams and *Hongfan*, the present study aim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aspects: similar views on yin-yang and the five elements shared by Yi and *Hongfan*, the inevitable integration of Yi and *Hongfan* caused by the thriving development of the latter, the discussion of natural calamities presented by the five elements and He-Lou diagrams,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Yi and *Hongfan* proposed by Chen Tuan and his followers, and the new interpretation of Yi and *Hongfan* made with Fanshu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numbers and philosophical ideas. Adopting a macro perspective, the study will also discuss the academic contexts from which the trend of integration of Yi and *Hongfan* arises, investigate the concrete contents of the phenomenon of integration, establish potential relationships and give an indication of their significance in the history of Yixue.

Keywords: *Hongfan*, Hetu, Luoshu, Chen Tuan, Hongfan Zhengjian, Fanshu

